

因为是边缘



创作歌手 & 艺术家 艾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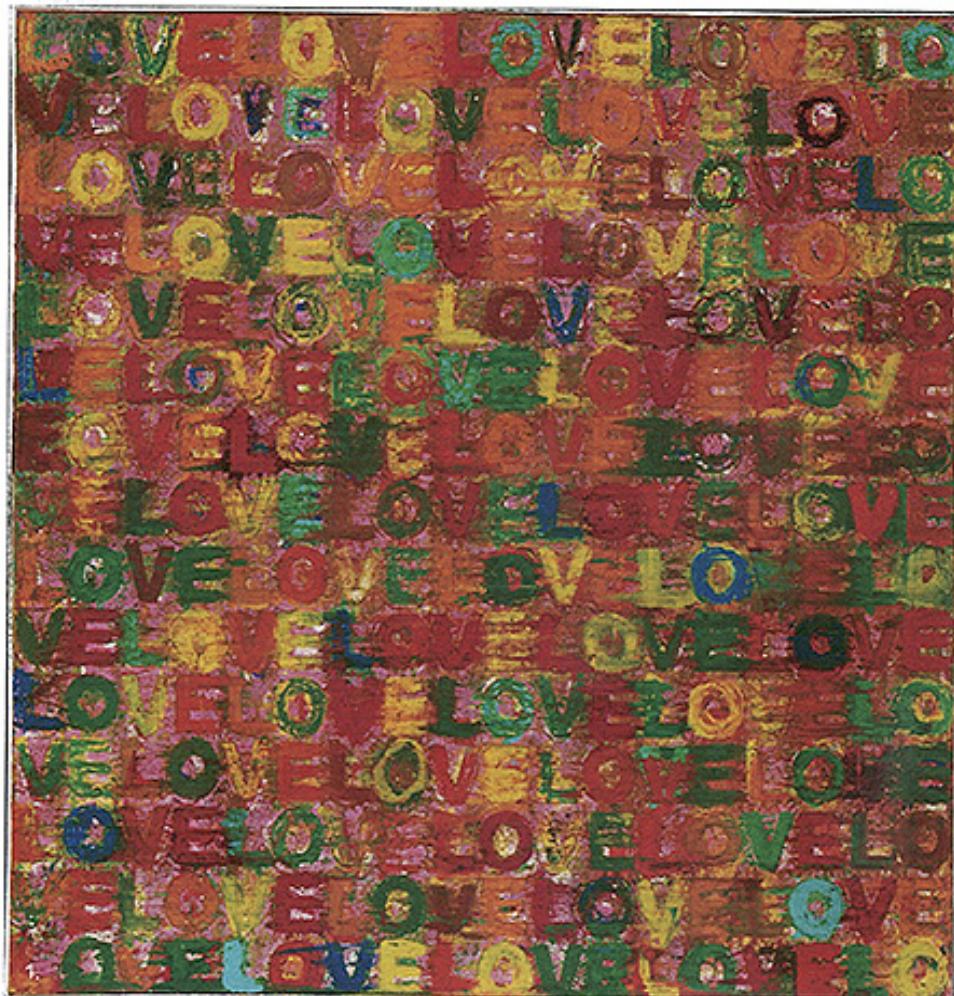
# 挣扎

编辑 / 张纳 文 / 张纳 美编 / 聂琳 责校 / 张翼飞

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艾敬，我们跟她开玩笑说，她是文艺青年的祖奶奶，她拍着手掌哈哈大笑。所谓女性主义，其实是想强调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强调女性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可以贡献的力量。

我们想寻找最能给人带来力量，最强壮的女性。“当爱成为信仰，艺术是主宰爱能够到达的地方”，艾敬把爱当成武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真厉害！





1. I Love Color 布面油画

2. 棋子 装置

3. Question and Answer

4. 少女时代的艾歌在父亲的二胡伴奏下练唱

5. 第一张唱片《我的1997》



## 艾敬 ▲

艾敬，艺术家、词曲作家、创作歌手，曾经创作出版发行五张个人演唱专辑，以及其他EP单曲。代表音乐作品《我的1997》。2007年正式以艺术家身份参加艺术展。2008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首次个人艺术展“ALL ABOUT LOVE”，2009年在纽约举办个展“AI WANT TO LOVE”，2010年参加中国（当代）文献展“改造历史”主题展。2011年9月法国艺术收藏机构DSL Collection收藏了艾敬的《LOVE》系列绘画作品。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I LOVE AI JING：艾敬综合艺术展”。2013年雕塑作品《海浪》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14年“LOVE AI JING：艾敬的爱”巡展上海中华艺术宫。

当人们对艾敬的认识还停留在《我的1997》、《艳粉街的故事》等歌曲上的时候，艾敬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了。她从纽约到北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今日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做展览，视觉艺术作品《宝贝我爱你》、《生命之树》、《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每一扇门里面都有鲜花》、《棋子》等等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她新近出了一本书《挣扎》——艾敬的故事，非常系统地把自己的经历有一个梳理——这个像候鸟一样迁徙的大段人生啊，果真是酣畅淋漓、活色生香。

真不大知道时下的文艺女青年都穿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脑子里都在想什么，真正热爱谁。

20年前，这个叫艾敬的女孩子，穿牛仔裤、匡威鞋、披着长头发、穿大一号的男士西服，听平克·弗洛伊德、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贾尼斯·乔普林、鲍勃·迪伦，辞掉工作，做音乐个体户、拍电视剧、录专辑、被人评价“长得像山口百惠，笑起来像栗原小卷”，抱着一把大吉它，哼唧用以前国人没有听到过的演唱方式，唱《我的1997》、《艳粉街的故事》……

那时候，艾敬已经是文艺青年——不对，她已经是文艺青年的偶像了！

20世纪90年代初，艾敬离开了东北艳粉街的家，去广州做音乐个体户、和日本索尼唱片签约，往返于北京、香港和东京，做专辑、开演唱会、跑通告，从一个城市的HOTEL到另外一个城市的HOTEL，那一段人生“好比一个酒店连接另外一个酒店，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父母对我的旅途似乎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放逐使我在骨子里

像个男人，我有些疑惑，此刻我的脆弱是属于男人式的还是女人式的。”感怀迁徙的艾敬并没有预想到以后的生活，因为又有了伦敦、纽约，就像是在地图上一卡的距离，而事实上已经相隔了十万八千里，寥寥几个字，艾敬迁徙到地图的那一边，迁徙了十几年。

她曾经把音乐当成她的爱人，她爱它胜过她生活中的任何人和事，她“像小王子一样绕着地球飞来飞去，用爱浇灌着心爱的‘音乐玫瑰’”，后来她把音乐当成自己的情人，她不再焦灼于音乐里面的得与失，和它“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温存。”

她是在纽约开始画画的，这在旁人看几乎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了，抱着吉他唱歌和拿起画笔绘画，看起来相去甚远。后来师从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她说张晓刚让她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并教会她如何重复和控制画面的平静——她在画布上的一片天空中写诗，把曼哈顿装进咖啡杯。

那一段时间，她把纽约和北京称作是自己的海洋和陆地，绘画中的她像个“疯子”，她在纽约买画材，只用“大师”用的画材，因为她相信终究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大师”，至少她要像一个大师的样子。在她的画中，人们看到了稚拙也看到了自信，“视觉艺术是我音乐创作的延续，更加自由，没有界定和界限，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我的心已经很坚定，在纽约的画室里默默地准备着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那一天。”艾敬真厉害，比她的师父更像画家。

她说，“艺术家与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都是人类的智慧启迪者、引导者。艺术家的作品需要有与公众对话的能力，有引领大众去看事物的新角度的能力，这是

艺术家的‘权力’”。绘画、装饰、影像，艾敬的艺术作品开始越来越丰富，她像苦行僧一样书写无数个“LOVE”，用这种标志性的符号来表达她的艺术、生活、热爱和纠结，她说，当爱成为信仰，艺术是主宰能够到达的地方；她用紫铜手工锻制了直径90厘米，高33厘米的棋子，她说那是与都市取得平衡的产物，是可以让她静下来的作品，从这个作品中人们看到她内心的柔软细腻，也看到更多她把控大局的能量；她用大理石制作雕塑作品《海浪》，借用了影像和声音的综合艺术展现，她把黑色和白色两件《海浪》作品的第一个版号001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今陈列在馆内二层南面大厅；《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则包含了她的人生经历——从一个流行歌手转变为视觉创作艺术家，犹如推开了一扇门，在这大门背后则是新的旅程……

艾敬认为，目前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活着的艺术家都是时间的代言人，年轻人还无法企及。比如Richard Prince、Cindy Sherman、Yayoi Kusama。摇滚圈管这些人叫做“老炮儿”，大意是历经风霜、经验老道。他们从行为到作品都散发着时代烙印，他们的记忆随便拿出来都可以发展成作品，可以令大众产生共鸣，因为还活着的有收藏艺术品能力的也都是些“老炮儿”。这不禁又让人联想到文艺青年的祖姥姥一说，艾敬领跑了20年，可贵在于，不断创造，把领跑这件事情一直继续下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和赞美她，这些赞美跟先前小时候的“长得像山口百惠，笑起来像栗原小卷”有所不同，是对一个执著的创造的女性的赏识。

艾敬真厉害！